

58 借重梁漱溟

梁漱溟（一八九五—一九八八），字壽銘，原籍廣西桂林，出生於北京，其曾祖、祖父、父親都是清朝舉人或進士。梁早年參加京津地區同盟會，順天中學畢業後任京津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編輯兼記者。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梁被聘為北京大學講師。

一九二四年初，身為北京大學講師的梁漱溟應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之邀，到北京南苑兵營為馮軍官兵宣講儒家文化。梁演講無激昂雄辯之勢，而是條分縷析，邏輯嚴密，言詞簡潔而準確，聽來如沐清風，沁人心脾。時為團長的韓復榘被梁的學識及思辯所折服。這位身著一襲長袍，頭戴一頂黑呢圓形小帽盔，身軀精瘦硬朗，目光深邃而銳利的「最後的大儒」，給韓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漱溟是中國鄉村建設理論奠基人，也是中國鄉村建設運動領袖。梁從青少年起就希望中國

成為一個憲政國家，清朝皇帝退位，民國建立，憲政仍未實現。梁認為，國家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從基層入手，要把散漫、自生自滅、不關心國事的農民組織起來。一鄉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國家憲政的基礎就有了。梁主張用「村治」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組織，進而解決中國的問題。他認為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蘇聯式的政治制度在中國都是行不通的。梁是位勇於實踐而不尚空談的學者。他有了這個想法，就要找個地方進行實驗。

梁漱溟曾經自稱有好些個「料不到」：料不到自歎「是一個思想的人而非行動的人」，卻一向喜歡行動而非空談；料不到從未讀過大學，卻當了北大的教習；料不到自己討厭哲學，結果卻教了哲學，研究哲學；料不到生於都市，長於都市，卻致力於鄉村建設工作；料不到搞鄉村建設工作，卻發現與民眾教育或者說是與社會教育為一回事。

梁漱溟的鄉村運動分三個階段：

一九二五年，梁漱溟應李濟深之邀，赴廣東搞「村治」實驗。梁在有叫「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的單位作了十次演講，闡述了他的思想和實施辦法，名曰《鄉村十講》，並準備到



鄉村建設研究院第二任院長梁漱溟

廣東鄉下搞「鄉治」實驗。不久，蔣介石把李濟深軟禁在南京的湯山，梁的「鄉治」活動流產。一九二九年初，梁黯然回到北京。這是第一階段。

一九二九年秋，韓復榘正在河南任省政府主席，當時河南也有幾個搞「村治」的人，在河南百泉辦了一個「村治學院」，彭禹廷任院長，梁仲華任副院長。他們邀請梁任「河南省村治學院」教務長，負責實際工作。

梁漱溟在其所著〈記韓向方主席〉一文中追述他在河南與韓復榘的交往：「愚初次晤韓在開封，時為十八年秋末，正籌備河南村治學院。愚自北平南來，院長彭君禹廷迎於鄭州。抵汴，初就館舍，韓先來拜。韓云，五年前即已見過。蓋民國十三年初，愚應馮煥章（時為陸軍檢閱使，駐北平之南苑）邀，為其軍中官佐講演五次，韓方為團長，聽講也。比愚答拜，並應邀為其省政府人員講演，則韓以剿匪赴周家口，皆不在也。其後愚住輝縣學院中，有事洽商，均由院長、副院長往見，愚再未與晤面。外間以河南、山東鄉村工作近十年，皆得韓之力，意思與韓必有舊，或傳愚曾為韓師，皆非也。……其時主席名義既屬韓向方，然一切政務皆馮（煥章）親決之，例行公事委於薛篤弼，韓實不問事也。時局擾攘，議雖定而事未舉。十八年，韓既背馮而獨立行動（梁注：十八年，馮、蔣間醞釀戰爭，馮部西撤入潼關，韓於會議上持異議，馮當眾辱之，韓乃單獨率其所部東進，自是脫離馮部），乃自操權柄，所有政令恆一反馮之所為。關心茲事者，咸以為必成畫餅，顧一一皆如原議而行，乃知其非無別擇也。十九年冬，村治學院遽告結束，當其

存在期間，韓遇事積極贊助。」這是第二階段。

一九三〇年秋，韓復榘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原河南村治學院副院長梁仲華到濟南向韓彙報河南村治學院結束情形。韓說：「請你們到山東來，繼續在河南的事業。」於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梁漱溟及其河南村治學院同仁又齊集山東，推廣鄉村建設運動。這是第三階段。

梁漱溟在廣東採用「鄉治」的名義，到河南沿用河南已有的「村治」概念，來到山東則綜合前二者的名號，再加上當時十分流行的「建設」一詞，就成了新的名稱「鄉村建設」。

韓復榘主政之始，立志要「變魯變齊」，要使山東「政治日新，與年俱增，地方有豐產之象，人民興樂利之歌」、「為我山東開一新紀元」。而梁漱溟的鄉村改革計畫，與之不謀而合。因此韓將梁奉為座上賓，聘為「高等政治顧問」，言必稱「梁先生」。

關於推行「鄉村建設」，韓復榘說：「中國紊亂至此，非從農村入手不可。余個人對此迷信甚深。」（註一）

他又說：「我學識淺陋，而有相當學識的，即鄉村建設研究院，因為它是集合知識能力分子去接濟農村，一方面培養農民知識，一方面把農村組織起來，有組織才有力量。」（註二）他還說：「軍隊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我不會改革，

（註一）《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

（註二）《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請梁來替我們改革吧。」(註三)

韓復榘要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實驗，作為山東的民主櫥窗。

梁漱溟在山東搞「鄉村建設」實驗，也需要地方實力派的財力及行政權力的支持。他說：「我們與政府是彼此相需的，非不相容的。至於依靠政權，則亦有不得不然者。」

一九三一年初，韓復榘撥款十萬元，請梁漱溟在山東省鄒平縣籌建「鄉村建設研究院」。

鄉村建設研究院 院長梁耀祖(一九三三年易梁漱溟)

副院長孫則讓(一九三三年易王冠軍，一九三五年易王近信)

鄉村建設研究部 主任梁漱溟(一九三三年易梁耀祖，一九三四年易唐觀之，一九三五年易楊效春，一九三六年易黃良庸)

鄉村服務訓練部 主任陳亞三

鄉村建設實驗區(附設實驗農場)

社會調查部(一九三六年設) 主任嚴敬齋

總務長 葉雲表

軍事主任 王冠軍(前西北軍將領)

鄒平實驗縣 縣長梁秉昆(後易朱桂山、徐樹人)

(註三)

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期，第二百零八頁。

濇澤實驗縣（一九三三年三月設） 縣長孫則讓（後易陳亞三）

鄉村建設研究院第一分院 院長陳亞三

濟寧實驗縣（一九三五年設） 縣長王怡柯

「鄉村建設研究院」起初並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批准，聽命於蔣的國民黨鄒平縣黨部公開反對梁漱溟的實驗活動。他們在縣黨部門口搭起檯子，張貼標語，發表演說，要求「取消研究院」，讓「梁漱溟滾開」。梁不得不求助於韓復榘，韓當即關閉國民黨鄒平縣黨部。當梁主持長山縣杏花溝疏浚工程遇阻，韓立即派一個旅協助完成，並責打阻撓工程進行的長山縣縣長袁明謙。

一九三六年二月，「鄉村建設研究院」與「山東省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合併為「山東省縣政建設研究院」，院長梁漱溟。增設第一鄉村建設師範學校，校長楊效春；第二鄉村建設師範學校，校長陳亞三；鄉村建設專科學校。

同年，鄉村建設研究院組建「山東省立八校鄉村服務人員訓練處」，梁耀祖任處長，陳亞三任教育長，周效頤任軍事主任，陶慶海（第三路軍第二十二師參謀長）任總隊長。

梁耀祖、王怡柯是河南「村治派」骨幹。梁耀祖，字仲華，曾在河南村治學院任副院長。抗戰爆發後去重慶。一九四七年，晏陽初去美國，梁接替晏擔任重慶鄉村建設學院院長。一九七八年去世。王怡柯，字秉程，曾在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長。河南村治學院停辦後，回到家鄉汲縣，建立鄉村學校，兩年後去了山東。

孫則讓（一一九五二），字廉泉，山東鄆城人，山東農學院畢業，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王鴻一的學生、「鄉建」派創始人之一，梁漱溟的終身追隨者，一生以「教育救國」為己任。一九二五年，孫應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之邀，到綏遠大榆樹溝任「山東移民事務所」主任。同年，馮命綏遠都統李鳴鐘及教育廳長李泰芬在包頭設立一所初級中學，具體由孫籌辦。學校建成後，命名「綏遠特別行政區區立第二中學」（今包頭一中前身），孫任校長。韓復榘主魯後，孫先後擔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副院長、鄒平實驗縣縣長、菏澤縣縣長，一九三六年二月，調任第二區行政督察員。抗戰爆發後，韓復榘將菏澤鄉建派組建的「自衛訓練班」學員約四千人編為第一補充旅，委孫為旅長。一九三七年底，孫率所部撤離山東，經漯河、阜陽，到達湖南衡陽，將部隊交給軍政部。蔣介石派孫到四川任幹部訓練團教育長，負責訓練四川的縣、區長，後任四川第三區行政專員兼華西試驗取主任，繼續其鄉建事業。一九四九年，孫在專員任上迎來解放軍，一九五二年在「三反」運動中自殺。

陳亞三（一八九六一一九六四），名登甲，號亞三，山東鄆城人，青年時期在曹州六中讀書，受到校長王鴻一的賞識，後考入北京大學，受教於梁漱溟。一九二四年畢業，應王鴻一邀請，在曹州六中任教員，後在菏澤創辦「重華書院」，自任院長。一九三〇年在鄉村建設研究院鄉村服務訓練部主任，一九三五年接替孫則讓，擔任菏澤實驗縣縣長、鄉村建設研究院第一分院院長。一九三六年任山東省第一鄉村建設師範學校校長，「七七」事變後到四川創辦「國學專科」。

一九五〇年赴北京，在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晚年刻苦學習中醫。一九五四年二月病逝北京。

陳亞三崇拜宋明儒者，謳歌儒家學問，對「儒」、「釋」、「道」三家思想亦有較深的研究，尤其對儒家哲學研究造詣較深。對《易經》的研究有獨到之處。

葉雲表，河北人，曾任曹縣縣長。梁秉昆是梁式堂的侄子。朱桂山是韓復榘的日語翻譯朱經古之父。

梁漱溟在山東搞「鄉村建設」實驗，主要包括以下活動：

- 一、用鄉村建設理論，培訓大批鄉村建設運動骨幹，畢業後去農村工作。
- 二、幫助山東省政府進行地方行政改革，在山東劃分專區，就是「鄉建」派提議，並首先實驗實施的。山東省第一批成立的三個專區，其專員、保安司令、縣長都由「鄉建」派人員擔任。第一專區（濟寧等十縣）專員王冠軍（後易梁耀祖），第二專區（菏澤等九縣）專員孫則讓，第三專區（林臨沂等八縣）專員張里元等都是「鄉建」派骨幹。梁漱溟本人則不擔任任何行政職務，只保持學者身分。

起初，韓復榘劃鄒平、菏澤、濟寧三個縣為鄉村建設實驗區，以後擴展到三個專區（菏澤、濟寧）共二十七個縣，所有專員、縣長和保安司令都由鄉建派人士擔任。僅菏澤幾個縣就前後訓練約五萬人的地方自衛武裝。

梁漱溟將實驗區內的縣區政府機構徹底改組，縣政府「裁局設科」，把原來的公安、財政、

建設、教育四個局縮編為五個科，合署辦公（所有科室集中在一間辦公室），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縣長、科長、科員在食堂一起用餐，毫無官僚作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政府工作面貌煥然一新。由於「鄉村建設研究院」掌握了地方軍政大權，當時人們稱其為「第二省政府」。

梁漱溟出於一個學者的理想主義，提倡鄉村建設，韓復榘不但充分理解，而且劃出二十七個縣供其進行社會改革實踐，並將地方軍政大權一併交他作主。在那個時代，一個職業軍人能有此胸襟和雅量，殊為難得。

三，建立「鄉農學校」，舉辦「民眾自衛訓練班」。梁漱溟認為，搞鄉村建設運動，本質上就是辦民眾教育或社會教育。於是「鄉院」師生紛紛便到農村去試辦「鄉農學校」，進而又提出在農村基層建立「村學」和「鄉學」機構。「村學」和「鄉學」既是教育機構，又是行政機關，「政教合一」。「村學」執行鄉公所職能，「鄉學」執行區公所職能。「村學」、「鄉學」教育，梁主張從平常平淡之處入手，用日常功課如識字、唱歌、講話，發揮潛移默化作用。有「村學」、「鄉學」把道德勸誡編成歌謠，如許家道口村的〈早起歌〉，歌曰：「黑暗過去天破曉，朝日上升人起早。勤儉孝友，慈幼敬老，鄉村風俗自好。力田而食，布衣亦尊，天下將太平了。」梁還主張，鄉村教育必須與農業生產相聯繫。如在山區就開設植樹造林課；在種棉區就開設種棉知識課；在養蠶區就開設養蠶知識課。

梁漱溟主張建立民眾自衛武裝，維持地方治安，在日本逐漸加強對中國侵略的背景下，還有

保家衛國的意義。為此，由鄉農學校舉辦「民眾自衛訓練班」，先後訓練了七千人左右亦民亦兵的武裝人員。抗戰爆發後，韓復榘將菏澤一帶的自衛訓練班壯丁四千人編為第一補充旅，委孫則讓為旅長；將膠東第七專區訓練的壯丁三千人編為第二補充旅，委張驥伍為旅長。抗戰初期，日軍占領濟南，孫則讓的第一補充旅撤到河南漯河，全部編入中央軍炮兵。何應欽高興地說：「山東人身高體壯，可以成為最好的炮兵！」

四，組織農村合作社。梁漱溟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社會，他搞農村合作社，就是要「發揮倫理情誼」。農村合作社「一面是經濟組織，同時也是倫理組織。你與人有倫理關係，則經濟生活自會有保障」。^(註四)梁在鄒平縣建立上百個各種類型的合作社，如信用、運輸、機織、蠶業、林業、棉花等合作社。鄒平是產棉區，以美棉運銷合作社最多。鄉村建設研究院與山東大學及省立棉作試驗場合作，推廣美國「脫立斯長絨棉」，產量高，品質好。合作社統一收購棉農生產的棉花，共同軋花，共同出售，避免商人的之間盤剝，提高了棉農的效益。鄉村建設研究院所屬的實驗農場從美國引進良種豬，從義大利引進「來亨雞」，與本地畜禽雜交，培育出新品種，加以推廣。

由於梁漱溟等人在山東搞的鄉村建設實驗規模和影響都很大，當時到山東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如陳立夫、蔣百里、張治中、黃炎培、甘乃光、陶知行、江問漁及南京市長石衡青等，丹麥

(註四) 《鄉村建設》，第四卷，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刊。

的教育家及日本的鄉村教育家也來考察，都予以很高的評價。韓復榘亦覺光彩。蔣百里激動地對梁說：「中日要開戰，日本絕不滿足於一個滿洲國」，「中國人的弱點是統一不起來。為了準備抗日，要組織訓練農民，把散漫的農民組織起來」。梁的實驗，就是要改變農民一盤散沙的狀況。

梁漱溟與陶知行彼此都非常欣賞，梁向陶「借」人才，陶經過慎重考慮推薦的幾個人，後來多數成為山東鄉村建設的骨幹。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來自河北、江蘇、浙江、北平、上海的鄉村建設團體派代表齊聚山東鄒平參加會議。鄒平被公認為全國農村運動三大中心之一。

鑑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步子愈走愈快，韓復榘同意了梁漱溟擬定的「三年防衛計畫」，從一九三六年起，逐步完成全省行政體制改革，實行民眾自衛訓練，保衛家鄉。但隨著抗戰爆發，濟南陷落，山東的鄉村建設運動也宣告結束。

梁漱溟作為一位堅定的愛國者，一位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半個世紀以來，為民族的解放，為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憲政國家而奔走呼號，衝鋒陷陣，置生死榮辱於不顧。他被美國馬歇爾將軍和司徒雷登大使譽為「中國的聖雄甘地」。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梁漱溟與黃炎培等人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一九四一年三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任常務委員，並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創辦《光明報》。一九四二年二月，赴桂林，開始寫作《中國文化要義》。一九四六年五月，任民盟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九月，

在重慶北碚創辦勉仁國學專科學，一九四八年改為勉仁文學院。

一九五〇年一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出任全國政協委員，一九五〇年後任全國政協常委。一九五三年九月，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梁關於農民問題的發言引起軒然大波。此後幾天，會議對梁的言論進行嚴厲批判。梁在會上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當面發生爭執，直到與會者高呼「梁漱溟滾下臺來！」，會議方匆匆結束。此後梁淡出政壇，深居簡出，很少開口，但仍被保留政協委員頭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大鳴大放」，梁一言不發，因此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中僥倖躲過一劫。一九六六年，爆發「文革」，梁終於在劫難逃，被紅衛兵抄家。一九七二年底，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在會上宣稱：「我只批林，不批孔。」又受到批判。當梁被問到有何感想時，答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在「兩個凡是」籠罩的氣氛中，梁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一九七九年初，梁當選為政協常委。十個月之後，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九十五歲高齡的梁先生告別人世。